■ 心香一瓣

想起了种丝瓜的办法。

来盖着暖和,没潮气。

着,房子就没人气,凉了。

心里才有了一丝丝的慰藉。

的样子,母亲说,拔了丝瓜屋里亮堂。

帘一定用那种雨过天晴的软烟罗。

了半截,但是步子却不曾停下,

罗,在松松软软地飘。

灯下漫笔

前行。

第二年的春天,母亲没有再种丝瓜。

影无踪。

乡间秋 □ 王延峰

秋是不招很多人人喜欢的,说实话!秋风萧瑟,落叶飘零,总能勾起某种莫名的伤感。学生时喜欢秋多半是附庸刘禹锡的风雅,因为他的《秋词》。"我言秋日胜春朝"的旷达能扩张狭隘的心胸,"晴空一鹤排云上"的意境能过滤去生活繁杂的沉重。然而少有人不喜欢乡间之秋,那样幽深,那样旷远,如一个磁力强大的桃源,让人迷醉其间,甚至宁愿坐化。

乡野之秋总牵扯着收,收应是秋的"花前添锦"的基础之笔。白白胖胖的连着秧的花生堆在门前、大门过道下,院子里是堆天堆地的没脱去外衣玉米棒子,抬头庭院树上更是热闹:树桩像穿了一件玉米棒编织的时髦的黄裙,或青或黄的丝瓜从蔓上垂下,用一种不疼的敲打提醒你注意它们的存在,深紫发亮的眉豆荚翘着弯弯的眉,枣树稀疏的黄叶间密密麻麻的青红大枣正把粗粗的枣枝抖得乱颤。灶火门边上挂着红得燃起火的辣椒串,在秋阳下翘着尖尖的尾巴。顺梯子爬上平房,寸土寸金,座无虚席:圆滚滚的绿豆,卡着腰的深红的豌豆,发

种丝瓜的母亲

母亲在窗下栽了六七株丝瓜,说,三伏天,爬满了墙

如今他们兄妹三个都大了,鸟雀一样扑棱棱飞走,却

屋子就闲了下来,但母亲闲不下来。春二三月,母亲 在西窗下种上丝瓜,等到丝瓜的绿叶连绵到房顶时,正好

做窗帘,就用不着扇子了。房子是六七十年代的青砖瓦房,因为窗子西向的缘故,一到夏天闷得像蒸笼,母亲就

不像鸟雀一样的在暮色里天天的归巢了,只是蜻蜓一样

偶尔地回来,点起母亲心头层层的涟漪,眨眼间又飞得无

是挥汗如雨的夏天,这时母亲就会取出夏凉被,铺好凉

席,等着孩子们回来。到了冬季,只要是阳光朗照的日

子,母亲会把厚厚的棉被拿到太阳下去晒,说,孩子们回

子了。母亲说,春节你们总是要回来的,平时不勤收拾

脱还是感伤,至少没有轻松的感觉。心里冷得要命,一下

班就急急得往家赶,见到母亲,见到爬满绿荫的老屋,他

床上,能感觉到母亲就站在床边,甚至能感觉到母亲轻微

的呼吸。他不睁眼,母亲也不说话,只是站一会儿,然后悄悄地出去。这时候他会坐起来靠在床头,隔着窗外丝瓜叶子的空隙,能看到母亲迅速地抬手擦去眼角的泪滴。

窗外呼啦啦得响,母亲把满墙的丝瓜都连根拔了,尽管叶

子还深深的绿着,黄色的花明艳艳的开着……看他惊讶

窗帘,不需要风,用嘴轻轻一吹就会荡起来,像极了大观

园里的那种雨过天晴色的软烟罗,如烟似雾地在透过窗

棂的阳光里飘啊飘。飘得他的心也仿佛雨过天晴的软烟

□ 李培红

练,一则恐不能坚持,再则想着雨不会下大,于是骑车

十来个人,围着两棵大柏树相对摇摆,不必多说了,入

列! 大家稍事移动,为我腾出一份位置来。这一趟真的

没有白来,使我知道了大有勤谨之人在,同时也鼓满了我

信念的风帆:晨起犹豫,说明自身定力不足,仍需修炼。

早晨一推门,几滴大雨点落下来。有心不去游园晨

沉沉的天,游园空寂,仅有数人举伞疾走,我的心凉

-路油滑,追着乐音而去。亮晶晶的广场上居然有

他说,妈,一年也住不上几回,您就不要老拾掇这屋

去年夏天,终于结束了聚少离多的婚姻,说不上是解

母亲从来不问他离婚的原由,母亲知道,有些伤痛, 不是三言两语的安慰就能抚平的。但有时他闭着眼躺在

这样的日子一直从夏天持续到秋天,母亲终于忍不住了。大概是九月初的某一天,他躺在屋子里抽烟,听到

秋天的时候,母亲更换了窗帘和窗纱。薄如蝉翼的

腊月的时候,他结婚了。他特意叮嘱妻子,屋里的窗

胖雪白的棉花。只能眼瞅,无处下脚。想靠下身子,被码得整整齐齐的玉米穗倒了一片,又是一场大战! 轱辘的黄砸到圆滚滚的绿,圆滚滚的绿跳到深红的领地,有的干脆躺倒白花花的怀抱。

直起身,每户农家都缤纷着丰收的色彩:左邻房沿玉米穗搭着金色的长城,中间七八个灰绿色的芝麻捆围得严实,像一个个草庵子;右舍房沿用玉米穗码着金色的城墙,城里面圈着一平房面饱敦敦的花生,不知是谁正在"沙场秋点兵"。每户都有着不同的色彩安排,每一户人都是丹青高手!

房前之秋,美不胜收。街上各家门前屁股大一片地成了因地制宜的园子,展示着各家的情调。金奶奶家大门前的园子,碧油油的白菜畦,间垄上是长得撑裂地皮的萝卜,一圈红红绿绿的辣椒耷拉着,斜靠在栅栏上。狗娃哥墙边的园子,菊花开得烂漫,白的如玉,红的似火,黄的犹金。几棵葫芦藤上滴溜着大大小小的宝葫芦,勾引着村里猴孩子们的心,害得狗娃哥用圪针把园

子扎得严实。街不长,一个园子有一个园子的情调,绝不重复!

走出村子,到了野地,秋才有了不受藩篱的空间。 秋风教树纷纷洒落对叶的牵挂,摇摆着枝条话着别离。 刚探出头如雏鸟黄嘴色的嫩苗,在秋阳中伸着懒腰,竟 有些醉意,不知迎接初生的便是寒冬。地边坡上,大多 草木换了灰暗的装束,唯有小蒜成撮成撮地冲出地面。 野菊花成了最亮的色彩,一簇簇黄摇曳着,风里多了一 缕缕清香。放眼秋野,苗色遥看近却无,田野被分割成 一片绿又一片绿。远山清晰可见,起伏的山脊,团团的 树林,蜿蜒的山道缠绕在山腰,隐约的羊群缓缓移动,如 天边飘来的一朵白云。天空的鸟自由的飞,鸣声嘹亮在 旷野。几只鹰在高空盘旋,把眼神连同思绪招入高空, 飘到很远,很远。

走在秋野,心也被秋阳过滤一般,整个人也慢慢化人其中。好想这样走下去,直到山那边,直到山那边的

信手拈来

桂花香雨

□ 徐湘婷

九月开学季,埋头于学期初必有的冗杂繁芜,每日里从晨光熹微到暮色苍茫,匆匆的脚步只重复丈量着从家门到校门的距离,忙得无暇抬头看一看秋日高远的天,和那高天上的流云飞转。

那日匆匆上班的途中,清晨略显清冽的空气中倏然弥散着清香,哦,是桂花开了! 恍然间,人间忽晚,山河已秋,我又错过了那一程最美的清秋。我无暇去看秋,秋却特意访我而来。那一刻,心也随着脚步雀跃起来。

面对秋的盛情相邀,岂可辜负?周末,我且放下案牍之劳,携小女到河畔去访秋。夕阳晚照,斜晖脉脉,骑行在红绿相间的伊水乐道,驭风而行,只觉满怀的自在畅意。

走不多远,幽幽的花香便盈盈而来,那一片郁郁葱翠就在眼前了。入秋后的伊水河畔,幽草已渐显枯黄之态,树上落叶也随风飘飞,只有那一片片桂树林毫无秋意。

循着石阶而下,一走近便见满树的叶子涂了蜡似的油亮油亮的,浓浓密密、层层叠叠,恣意挥洒着勃勃生机。墨绿的叶间,金红银黄的花儿,丛丛簇簇,星星点点,或藏于叶下,或躲在枝桠,如那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清逸红颜,又似倚门和羞嗅青梅的娇俏少女,婉约静谧,馨香远逸。"叶密千重绿,花开万点黄"的风致,点染出秋水长天里最美的诗意。

我爱花成痴,欲抬手折一枝桂花带回家中,让满室馨香。女儿不许,说我是"采花大盗",见我实在喜欢,歪头想了想又说:"我给你下一场桂花雨带回家吧?"我正诧异,只见她走过去抱住桂花树使劲地摇,桂花纷纷落下来,落得我们满头满身,我禁不住喊:"啊!真像下雨,好香的雨啊!"女儿大笑:"妈妈,你说的话怎么和我们课文里的一模一样?"

我忆起琦君《桂花雨》里的"摇花乐"来,笑道:"那我就来一个'捡花乐'吧!"弯腰从满地的碎金中撮起一小撮桂花,一朵朵玲珑的花娇巧别致,沐着秋日的阳光,安然静美。

女儿不停地笑着摇着,小小的桂花飘飘落下,一阵一阵的花雨恍如梦境,阳光里,点点碎金般闪烁着,落在头上、肩上,拂了一身还满。不多时,地上已是不见泥土,铺满桂花,不忍去踩琦君所言的"金沙铺地的西方极乐世界",小心地避让着,侧着身子,虔诚地捡拾那一地花儿,回家来,再小心地将桂花盛放在小竹箩里晾着,便觉得整个家都是雅香清韵。

前日,带女儿去她最爱的那家"四小姐的店"里吃饭,每次必点的米酒小汤圆一端上桌,便觉清香不同往日。我迫不及待地盛上一碗,只见天青色的荷花小碗里,莹白的米酒汤上浮着几点金黄的桂花,入口雅淡清香,真的是无论如何没有字眼形容的。我想,杭州满觉垅的"桂花栗子羹"大抵如此吧!

"一枝淡贮书窗下,人与花心各自香。"桂花可赏,亦可食,泡茶、做糕饼都是佳品。做鲜花饼吃花,自觉略显得俗了,想起阳台上兀自香着的桂花,不如择一个有月的夜,梳一缕清风,织一束月光,沏一盏花茶,轻啜一口,且让月光、清风和心事一起芬芳,如此,方不负这清秋时节……



美丽乡村

翟学斌 摄于寇店舜帝庙

乡间旧事

李村村戏

□ 杨群灿

曲剧又名"高台曲",是在河南曲子和民间歌舞"踩高跷"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,20世纪20年代初步形成。李村街的"踩高跷"起源于清代后期,盛行于民国年间,以北后街的表演最为精湛。

李村北后街大户李鹏仙,曾任嵩县县长,倡办高跷社,得到李克让、石老三、刘老二等大户的积极响应,筹钱筹粮,置道具、请名师,从扯大绳扶绳走步开始进行训练。农闲时候,邢铜锤、吴新宽、李小盛、孙麻京、张根旺、张进礼、孙立三、张八一、孙更等演员刻苦练习唱念做打,另有一拨人操琴打鼓伴奏。据老人们回忆,邢铜锤曾在月光下雪地里演习"寡妇哭夫"唱段,其声悲切至极,甚是感人。

李村也唱梆子戏(即豫剧)。豫剧大师常香玉曾拜常住 西安的李村北街人孙老七为义父。常大师1942年在西安义 演舍粥赈灾期间,孙老七不辞辛苦跑前跑后照应支持。

抗战时期,1938年唱京戏的外地人赵宗福、韩小楼带着一帮人到李村避难,李村人替他们寻找安居之所,并添置戏箱道具,他们平时外出演戏糊口,遇到入不敷出就由大户给予接济。赵宗福演生角,韩小楼专习长靠武生,他们在李村办的"窝子班"(意为孩子刚出窝就学戏)很有名,还根据本地相传发生的故事编排了一出戏《拾玉镯》,此后其他剧种的《拾玉镯》俱以此改编而来。韩小楼建国后任青岛京剧团副团长。

1951年,洛阳县八区开展"土改"运动,李村街积极组办

剧社,宣传党的方针政策,涌现出了吴周圈、苗玉成、李西方、李进中、李天玉、赵二明等一批演员,他们表演的《小女婿》《阴谋》《全家忙》《烧地契》《上冬学》等剧目风靡一时。

1961年前后,国家下放大批干部职工回乡支援农业生产,李村街组建了李村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。由于有洛专剧团(今洛阳豫剧团)、洛阳戏校(今洛阳艺术学校)一些专业人员如豫西板胡王郭正官、鼓板世家石学禄、新安县豫剧团琴师石正教、戏校教师刘淑敏、吴虎成、石新建、魏云灿等的参与,宣传队实力大增,到洛阳剧院演出《白毛女》,观众常常爆满。宣传队活动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,几乎成了群众性的文化活动,由于参与人数众多,还衍生出一个搞笑的顺口溜:"东街鼓板,北街主演,西街跑反,南街死完。"意思是凡司鼓指挥演奏的基本是东街人,主演基本是北街人,西街人当群众演员跑龙套的多,反面人物多为南街人所扮。

宣传队演出的剧目以豫剧居多,如《白毛女》《红灯记》《智取威虎山》《掩护》《杜鹃山》《枫树湾》等,这期间涌现出了李小平、魏同正、孙权欣、张贵钦、下乡知青杨玉珍等一批演员;学校师生不但客串宣传队的演出,还自编、自演了一些剧目,仅《朝阳沟》就由教师、学生分别排演了一部。

如今,尽管娱乐形式的多样化冲淡了戏曲表演,仍有一些热心戏迷组建了"戏迷俱乐部",常年坚持在街头、到小区为群众演出,既娱他人,也娱自己。

些热心戏迷组建了"戏迷俱乐部 运动,李村街积极组办 为群众演出,既娱他人,也娱自己

我爱我家

"松静匀乐"进我家

□ 陈俊峰

回程怡然,因为享受了坚持下来的豪情,也有运动后的酣畅,只是雨点越下越大,准备快步回家。不料,被一个慈祥的妇人一把扯住了:"闺女,我伞大,咱俩趁趁。"我只好缓下来,与之同步,她倒是有些不安:"别嫌我走得慢就成。"这说哪里话?虽然我是个急脾气,但我还是喜欢这温柔的牵绊的,何况她的年龄与我的妈妈相仿,头发都花白了。若母亲在世……母亲从不曾

年老过,我也从来没有见过她白发的模样…… 出了园子,正欲辞别,她却说:"你家住哪里?我送送你吧,我没事儿,随处转转国家也发钱,说实话,享了共产党的福了。"我忙摆手:"不了,我骑电动车。""那我送你到车子处。"她不屈不挠,"可不敢跑,秋天的雨,凉,淋了就不好了。"于是,她固执地一直举伞到我的头顶,直到我披

上雨披,跨上车才放下。 我是个笨人,只会做事,而常忽略了人情交往。人家有了误会,也不会辩解,只能一切交于时间,相信清者自清,浊者自浊。还常常拿着郑渊洁的那句话安慰自己:"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来办事的,不是为了搞好关系的。"但今晨所遇的这位老人,她发自内心的诚挚的帮忙,却深深地温暖了我。我是深信的,她是一个愿意把自己善意当作七色花瓣播撒到自己周围的人。

雨点渐渐收起来了。这早晨的雨多么清凉,这空气多么清新啊。

我爱人在魏书生中学教书,还当毕业班班主任,工作忙,压力大,有时难免把坏脾气撒到家。我说:"家里这么乱,也不拾掇拾掇。"妻子回击道:"你没长手,你咋不干哩?"我接着犟嘴道:"我老忙,没时间。"妻子怒斥道:"谁不忙?从早到晚,脚下踩着风火轮似的,我回来就9点多,我有时间?"妻子目光炯炯地瞪着我,像要把人盯穿,我读出了作为毕业班班主任的威严,母老虎要发威了。灵机一动,我赶忙喊:"松、静、匀、乐。"一句话,妻子笑了,愤怒融化了。我又补一句:"你歇,我收拾。"

8岁的儿子像看打一场乒乓球,一会儿看我,一会儿看 他妈,已经感到"山雨未来风满楼"之势,吓得想哭,见一句 话化解了,气氛缓和了,遂好奇地问道:"爸爸,什么叫松劲 晕了?"

"跟爸一块儿干活,爸爸就告诉你。"

魏书生,全国劳动模范,曾任盘锦市教育局局长、党委书记。著有20本关于教育教学等方面的书籍,其中《班主任工作漫谈》畅销不衰,是全国驰名教育专家,有当代孔子之美誉,和李镇西并称"南李北魏"。我听过魏书生老师的精彩讲座,也读过几遍《班主任工作漫谈》,一边拖地一边开讲:"是松静匀乐,松是放松、静是安静、匀是呼吸均匀、乐是快乐,这是魏书生老师的特别是

东西都归置到位,地也拖得锃亮,我拉住孩子说:"来,我教你松静匀乐的应用。"孩子站到阳台上,我开始发口令:

"挺胸抬头,闭上眼睛,放松,放松胳膊、放松腿、放松心情,好,静下来,呼吸均匀,慢慢吸气,呼气,好,乐,脸上笑起来,太夸张了,微笑,微笑。"可是,孩子搞怪,自己就没忍住,"噗嗤"一下笑了。妻子也没憋住,"吭吭"了几声,咧开嘴大笑了起来。

上次给儿子理发,几乎干起仗来。儿子怕理发,头发长 长了,就开始做思想工作,承诺买玩具,甚至以班主任名义 进行恐吓。好容易工作做通,还挑人,委屈地说道:"那我叫 妈妈理!""你妈没我理得美!""那你跟我妈剪子、石头、布, 谁赢谁理。"这样的要求让我有点耐不住性子了,大声说道: "理个发,毛病不少。"妻子接过推剪说道:"发啥脾气?我 来,我来。"刚推一推剪,孩子就喊"扎",围个围腰吧,又喊 "热"。女儿过周末,在一旁也不耐烦了,说道:"理个发,吆 喝啥哩,跟杀猪似的,烦人!"女儿的话点燃了我的怒火,指 着儿子恫吓道:"不准再吆喝,招我打你!"妻子白了我一眼, 说道:"想弄啥?脾气不小,你都不会拿吹风机吹着?""不 会!""不会,你老能!""我不能,就是不会。"……正在不可开 交处,儿子大声吆喝起来:"松静匀乐!"实在太过突然,完全 没想到,我和妻子像泄了气的皮球,"噗嗤"一声,全乐了。 接下来,妻子推,我吹,一人吹笛,一人捏眼儿,高高兴兴,顺 利完工。

作为魏书生中学家属是幸福的,作为教师也是幸运的,把魏书生理念引进家,竟能化干戈为玉帛,家庭美满。

丝路花雨

看电影趣事

□ 刘富强

上世纪70年代,我出生在伊河岸边的一个小村庄,那 真是一个好地方,孩子们在河里游泳,打水仗,河堤上漫坡 遍野刺槐林的清香。

农村的夜晚没有啥娱乐活动,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村里 放电影。村西四队小渠边有块空地,对面是铁锤家的西山 墙,整面土墙正好挂电影幕。

放电影的消息,是威严的村长明丁通过大喇叭吆喝出来的。农村人吃饭爱端到门口,这消息一传十,十传百,全村的孩子和小年轻人就都疯起来了,邻村的亲戚家也不忘通知一下。

天还没有全黑下来,乡里的放映员就来了,村会里管事的人先接待住,提一壶开水上一根纸烟。放映机安置在方桌上,机器安装准备完毕,夜幕笼罩下的村子,男女老少都搬着各式各样的凳子赶来了,家里人口多的就带条板凳。孩子们在放映场跑来跑去,半大的孩子就搬几块砖头,成了看电影的"雅座"。

电影开演前有个小片花,明亮的光束打出去,调皮的男孩们跑到放映桌前,用手作出各种造型,这时炭幕上就显出了顽皮孩子的创造力。正片就开演了,场下鸦雀无声,大家都瞪着眼睛看,只有放映机转轮吱吱的转动声。桌子旁的电灯亮起来了,是要换电影胶片,倒带了。胆大的年轻人围住放映桌看着放映员把镜头、压板掰来掰去的一举一动。

我十三岁到邻村袁付上初中,他们的村委大院经常放电影,电影幕是一面砖墙刷上白灰天然而成,不怕风吹画面走形,效果出奇的好。袁付村子较大,隔三差五就放电影,这可让我过足了电影瘾。袁付周边有五六个村子,每次放电影都像赶会一样热闹,外村的人成群结队,年轻男女都围在外围看,有狂浪的男生向俊俏的女孩吹着口哨,或说几句骚情的话。

我那时候小,只关心电影精彩不精彩。我记得最经典的《湘西剿匪记》,草绿色的军装,和顽固土匪激烈战斗。那时的片子以打仗片居多,很适合十三、四岁的我们。

94年我在部队,除了训练值班,我喜欢的文体活动就是打乒乓球。部队的文化活动很丰富,我们营有个大俱乐部,是聚会的地方:大礼堂铺着木地板,砖木结构,气势恢宏。周末都放电影,放映员是我们连队的薛技师,每次从军区放映站取回影片,我们第一时间就知道电影名字了。部队看电影比较规矩,各个连队列队整齐,按位置坐,放映室在俱乐部一角的二层小屋子里,这里是专门放映室,让我这个看惯"土电影"的观众再也不能窥探放映员的秘密了。那时改革春风劲吹,港台片盛行,《倚天屠龙记》《赌王》,刘德华、梅艳芳、李连杰的名头正盛。

岁月沧桑,转眼已届不惑之年,看电影的形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小小的放映厅,3D电影画面更加逼真,我陪孩子看过过年的贺岁片《鸿门宴》《死亡飞车》,那是狂暴的速度和铁骑争鸣的传奇。

飞速发展的科技变得让我惊叹,我想,有时候再陪孩子看场电影,也给他讲讲我小时候看电影的故事。

